

金文最遺

改葬熙宗思陵制 大定二十八年

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安乂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陰煽奸黨遂篡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吮殘不道之極至于殺母神怒人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佑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成先緒暴其罪惡貶為庶人仍黜其殯于北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閔者稽合禮文升祔太室復加美謚尊而崇之惟是藝非其所蓋嘗慨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遷梓宮于十月初八日備禮葬于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日 周 思陵錄

施國祁金源劉記曰周必大愚陵錄淳熙十五年十二月癸酉謀報金人制云云案此制紀不載故補注之 廷珪按施氏謂此制紀不載蓋指世宗紀也補注則在熙宗紀皇統九年仍號愚陵下惟攷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載大定元年改葬熙宗詔張氏輯金文已采入卷五詔令類豈元年有詔而未舉行至二十八年始復下此制備禮遷葬耶補入文最以備參考

奇石山磨崖記

天會十五年

翠伯璵

獲鹿自漢以來號稱名邑。邑之西北粵有含滋吐潤濃翠如勻不險不爽獨秀而野按之圖經寔所謂奇石山也。環邑皆山而山之大者青嶂碧嶽雲岫烟嵐峩峩萬疊一帶屏列而危巔峻嶺又且連亘重複有弗絕者宜睥睨此山為迤邐而不足道然境勝地靈特為逸人高士所愛固異乎它山也。里人好事者曹能剗清於山之阿穴石為二洞命名曰純陽曰脩真。學道者居焉。洞之頂有地夾壇坦然如砥平廣袤百步冠褐之侶因議其所以起建。三清殿以崇奉高真其徒五六人與夫掌化緣者分遣四方未幾邑境鄰封人皆輻湊信心喜施財無所惜而富者車載貧者肩擔雖背而來惟恐其後由是鳩材僦工閱數

月告成巍然突兀屹立於上衆所欽戴也顧不遘歉初無草木
如此道衆手植數樹力於栽培柔枝弱幹今漸扶疎掩映綠陰
頗增氣象然則殿之建也豈徒示愛楠之壯嚴諸聖之藻飾以
爲衆人觀美哉蓋使之登其庭瞻仰繪像而咸起好善之心焉
先是殿之始基也其種種靈跡所以信於人者固難以縷陳而
悉數之試驟舉其略以表希異村民有張氏者乃富農也榆數
株方茂許施其一以爲之林後靳吝竟不副所願化緣渠長欲
以錢易之亦不肯售越三日擊雷迅雷駭人耳目大風飄屋雨
霑如傾轟然霹靂不知其所從來拔張氏所許樹去枝條其
家驚惶遽載而施焉泊涓日之良扶木以構則適當務農之時
從事東作者頃刻弗得息嘗欲借人以助役至是辭以無暇道

衆彷徨四顧茫然失措者久之方慮勝緣艱阻不旋踵濃雲布
野雨亦隨降而執耕布種者不能趨田畝於是竭蹶以赴期會
人遂雲集隆棟巨梁成於肇造既構則天乃開霽變化之道孰
能測究哉工作之興也先於南坡下取土以供其用人之登躋
疲勞方苦其難忽有一叢衣老叟謂其人曰此山之鞍其上有
土甚廣何必遠去以重困爾遂以杖指示叟導而前乃至其所
斫去蕪根果得厚壤十數步內一無拳石蓋惟土功之□自起
址至于塗墍朽鏹因是取足力不乏而功倍以省藥裡之役美
哉斯事也道衆忻然共延於座方烹茗以謝其意俄失所在衆
皆奇之法師龐居仁子安以道行住持率其徒成此善緣躬自
董工勞且不憚至誠所動有感必通是故始於繕營則有賴人

為及其畢事。□致獲神助。其於真筌正教。又能宣揚之。而通因究微。深造本原。紬繹冲科數。□□範而以之。開悟衆人。使知趨向也。一爐香火。安置清壇。幡蓋具陳。花燈間列。吟詠。□呪執節行道。而持誦之力。垂惠一方。期於無天災。無物痛。雨暘時叙。五穀農穰。俾人人多種福。□咸躋壽域。願豈小補哉。蓋余曩時與龐為學校友。而縣令王公都官。亦有同年契。因殿之落成也。欲刊諸崖石。而紀之。以垂永遠。來□余記義。不得辭。余昔為布衣時。長邑庠者殆數歲矣。每因暇日。歷覽此山之勝。故余喜導其而為文也。天會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記。常山貞石志

元氏縣神岩鄉屯口口重修洪福院記 大定十三年

楊震

釋氏興於西域其詳始發於周而夢符於漢異僧遠至貝葉俱來傳譯師授宗泐滋繁以至梁武親為演說李唐宥於卿署並見遵奉爾後宮室像設皆給調度達於郡邑光華侈大而不可掄僕嘗究其施口蓋昔君天下者右文為治首崇儒教唯釋氏能替翼而成之且禮以明分刑以正邪明示賞罰使知出於禮則入於刑所以齊肅玉行若夫林然之衆生而無知貪鄙暴戾根於所性詭譎隱密苟違明刑匪易悛革釋教則設因果之說以誘其善心懲其惡念導之避就所以警悟愚迷二者相資不可偏廢然釋氏之興衰常繫乎上之人一時所好尚而凡有營

建必在其徒得人而維持之恒鎮之南嘉邑元氏山川靈秀土
壤膏腴人足財力而崇蕭名藍精剎郊圻相望俯邑坤隅疇曰
屯裏依山□□萬木環蔭民居顯敞中有佛宇松竹森列而制
度卑隘僅庇風雨見之者鯁然而□□改作會令主院尼文廣
其姓孫氏內明慧而外剛斷悟世浮幻擺脫俗塵來自□□□
地棲止過是而悅之乃駐錫興歎曰吾得居此當式新締構而
大之或疑其言高及熟其行則持律至嚴食一鉢衣一袖之外
未嘗以一毫妄取於人或有所施則隨所得捨□視財賄易於
棄嚙終始如一匪久經業大就將赴選試詎—皇統普授壇戒
致夫內外遠邇翕然尊敬里之耆信郭玘等願心叶力助師特
新殿宇用仲前志師請先售鄰田以廣基址次立廬舍以便供

饋然後鳩集羣材選募良匠斤斧交興陶埴脩設將舉衆工而
師先禮縣城永慶寺尼善名為師寺有鎔金像寶殿覆之兵火
毀蕩暴露之久本寺徒衆列狀所屬請師先主修殿事師為衆
曰凡作大利益在我法中固無彼此要當以聖賢臨鑒為心口
使纖塵滓胷中則所嚮就乃以龍正村劉政劉錫等助緣獨任
其責果見二殿工庸間作成於不日翬飛翼振楹桷燦爛東之
堅甃甍以脩梁規模瓌異凡目駭觀先後繼成雄麗式律由是
衆大悅服——大定十年冬十一月

敕賜所居院為洪福傳之永久師念歲月遄流易以遷革後之
居者昧茲始末不知晨夕焚誦日轉法輪仰答——皇朝崇尚
錫名洪恩則報稱奚從諉僕續文刊諸貞石榮其所賜期垂不

朽廻飾蕪斐用勉來者

碑陰

竊以所居緣契根夫內行之勤無漏果圖資諸外護之力哉念
生生慾境變滅須臾汨汨迷津漂流宛轉祿壽終歸於有盡善
因永利口不窮既知獲果本於修因尤在崇因從而增果凡茲
檀信共闢忱誠隨緣捨財力之餘方便助工庸之費歸然寶殿
特敞精藍爰列琬琰以垂名免迹塵埃而掩骨俾夫後嗣永作
榮觀繼興肯構之心同享降祥之福

常山貞石志

封龍山陽

左村龍泉院記

大定二十四年閏

名

蓋聞梵刹始興于天竺，善德能主于法門。若以原典其論議而莫之盡矣。佛性真如，本無出沒之相。大圓願力，示顯受生之儀。自覺率天宮釋迦毗羅國，及乎歲冠，見其志操，習成文武之藝。遊驚老病之形，厭弃繁華，思持梵行，遁離春城，歸棲雪嶺。既道成已，證三類之化身，觀所應緣，為四生之慈父。教立妙階，法宣口惠，肇於鹿苑，談經度五人之超凡出世。祇園初寺，感長老之換地鋪金。此則釋迦立教講法之本也。誓度衆生，俱登十地。於是懸明月於幽宵，燭昏除暗，運慈航於幻海，救溺拔沉。而謂居塵衆迷，雖一齊化，性情利鈍，教演口漸之化儀。口見昧明，法宣大小之乘喻，方便隨宜，敷陳經義，渡河三獸，見其涉波識之淺。

深出宅□□知其運裁力之巨細由斯化之咸獲果證功成不
居佛之德也周觀虹霓聖軀圓寂於拘尸漢夢金人教法聲流
於華夏洛汭興乎白馬恒陽建矣金牛然後九州郡邑次置金
田迨於魏晉登臨之世大轉法輪隋唐御統之年崇欽僧寶方
今文明

君聖恭承彌輔臣忠

皇恩廣愛官稱耆老之民額錫僧居之舍龍泉之院是其一也
時當律調玉燭歲屬豐登農依序暇吏屬公平寬威提管潘千
里愛畏之風清任郡官治四民樂安之政里中所有長戶信義
之士量懷國毅久敬交賓謙遜之言在口好仁之行存心有日
與眾信士而評議曰里中僧舍喜得院名雖舊有青玉之塔三

所立幢幡儀紫鱗之蒼檜二株騰蚪龍勢截唐天寶刻石文焉
今為院庭短促牆仞墮隙右殿階北地基步無欲構僧房厨庫
講法正堂無蓋造其若何眾順善德即時補圓使地其得前枕
長街後通古陌左鄰民舍右映官途正長廣闊無有缺斜將欲
起功而無釋子主持勸緣為功德主眾善信士而謂長戶曰近
有所聞前副錄僧判淨範大德琛公弟子王俗姓氏法諱文超
本登州人也性惟持善志愛修家崇三事之衣_御體六和之德
於身玉石峯畔增修廣化蓮宮瑞馬城中助建慧光寶塔今則
於藥武郡東冶水河口蓋石橋一所計日萬功穩鋪山骨高疊
雲根霄虹彎於頭尾海月現於半輪既然無滯將以畢功若眾
虔誠一心禮請善意慈心必無阻也尋行請禮受納書緘而已

從順為崇。興夫佛宇之緣。來主龍泉之院。於是眾功日起。百堵雲連。先以垣墉周飾。次而除剝蕪。運般土木。忘困無厭。基址則見於高平。材木則積於豐川。啜人勞力。齊心梓匠。工添樣。準之繩之。造之作之。日之成之。堂之殿之。遂得森聳相依。巍峩相映。瑠璃脊結。條橫獸口。直吞瑤瓦。鋪墀行以鴛鴦。並對棟。壓虹霓。檐飛鳳翼。一庭栢韻。縈風四野。嵐光噴翠。列雲峯。圖簇封龍之勝。致斯南左也。地占龍陽。名冠槐水。偶士英人。代之有矣。昔朝相國題曰。問之村。往古神仙。得道名傳之里。今則信士善意。計同欽。釋教修建佛宮。欽。無之名。事紀勳興之歲。立于琬石。而傳後焉。信士善交。鳩為記。堅以固。隸英能得已。但。祐本勸耕樂俗之民。攀文學洪詞之客。雖無其楷式。

矩規聊紀其年月時日、為其銘曰、

翠嵐簇兮一方金地梵宇完兮號粵龍泉龍之力兮雲騰雨降
泉之潤兮水鬱芳鮮佛之恩兮脣慈若矣院之名兮稱額宜然
堂構聳兮棟虹壓穩簷飛勢兮翼鳳儀翩石塔建兮時經幾代
檣蓋偃兮歲歷年十封龍映兮可同靈鷲泚水近逝兮無異泥蓮
淨社衆兮讚揚梵韻寶香焚兮壇表爐煙虛空降兮十方賢聖
恭敬遠兮四衆周旋節萬春兮

君壽祚永歲累豐兮

國福祥延功圓滿兮慶孚了畢刻石文兮已紀時年

常山貞石志

遊封龍山記 明昌三年

趙時中

金馬玉堂賢人君子得志者之所處也。洞天福地列仙高士得道者之所居。夫洞天之高者，秦華嵩衡恒是也。自恒之口，歸然岫起於太行之東者，封龍之山也。諒彼恒亞，回環望之，四面如一，迺萊時飛龍山也。至唐明皇天寶六載，遂易為今名。背滹沱之巨窟，右井陘之絕嶺，實鎮陽之壯觀，非若羣山之迤邐也。龍首與雲而致雨，獅子青毛而赤胸，白羊牧兮玉石亂，華蓋擎兮青松高，鐘磬園鳴於梵宇，金碧交閃於琳宮。顛石突兀，吟臺崢嶸，蟠桃植兮，卻老黃精產兮，延齡至如奇峰，恠石清泉茂林，可使畫者勞想，游者忘歸。青城雁蕩，不獨美於西方，巫峽廬山，莫傳名於南土。復口徐童仙觀，郭元振劍石，徐童觀者，觀在獅

子舉下。□谿之上，中央平坦，地多桐木，花其花清香，襲人。其子色碧，可染衣，作青碧色。若移植他處，則不活也。觀中有泉數本。□宜哉。柳種荷。曹仙姑悉云：北嶽徐真君登仙之山也。文山記云：駱元素因入山，遇一老人，得藥十粒，告元素曰：服此則不飢。吾本姓徐，字元英。□受長桑君牒，名為北嶽。□史言託化為童子，乘雲而去，因得名焉。郭元振者，唐時魏人也，少游學於此山。獅子峯前有石，屹然高聳。一日聞霹靂聲，其石中裂，俄有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觀之，得寶劍。石罅中年十八，舉進士，仕唐睿宗朝，出入將相。又有東西中三書院，其遺址存焉。當時皆名儒碩士，專門傳授，聚集學徒，恒幾百人。置山長山錄以領之。又多仙游勝跡，琳宇蓮宮，靡可縷述。自漢唐而下，棲真之士輩出其

間、神龍蟠池、油雲鋪洞、三晉之間、不遠千里來請禱者、莫不遂請、以致農田鮮有旱乾之慮、傳云山川出雲雨久、前所謂洞天者、信不誣矣、今者縣宰昭勇公、於皇統四年六月蒙

皇故兄左丞相鄭王判吏部尚書日、特補充_一誥院令史貞元二年間、_一時累經歷任、至明昌元年十一月來臨是邦、公諱倫、字正大、中山定武人也、祖正以吏事策名、_一本朝撫定以

來同列者六十餘家、比比無後、惟公家與故右丞相石特_一嗣、因益彰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也、公之故父諱祚、字可祥、是時_一國家始分置六部、故右司郎中趙通奉、故吏部侍郎

田中秦、首舉公父_一部令史、公後_一朝廷設討論後公父檢討唐朝文籍故事、撮其精要、立其規式、同列者_一公之

父取則也。未及出職，忽得病。病間言曰：「上真有肯念當速來。」竟而逝。嗚呼！不幸早世，今昭勇公即其長子也。公故父累贈武略，故母蓋氏，追封南陽郡君。公自幼慕老子之道，皇統間於——上京會宣府過一方外士，授以虛寂園言，深得

其趣。速明昌年亥歲七月上旬日，游封龍，登獅子峯，詣修真觀禮——三□瞰龍潭，游禪堂，遍覽山中勝蹟，及前賢遺跡，徘徊久之。後至觀前，登一巨石，名曰霹靂石，遂揮毫而作此頌。夫公之慕道，見於蚤歲，其功名得失，素判於胸中矣。肆情豪邁，不以窮達為累，飄飄然有方外之遊。時繼至者，天長觀道士李公諱德清，字子澄，道業清高，符水有靈。時輩許之。有德之流也。從行者，公之四裔。德暉、德暉、德暉、德暉□修真觀前，監觀道士殷

公諱德真字元道試經中口明達高士也性慕園言清虛篤道
不樂紛華聞昭勇公游封龍有所題之頌殷公以其山中之觀
與今邑中之觀廼口觀也由是名匠選石以刻厥頌命僕志之
僕本邑人也義不敢辭謹錄其實而贊曰

龍山聳翠兮上挿碧霄峻極於天兮羣峯來朝峭拔于口兮亞
恒之高洞天仙府兮謝絕塵勞秀氣攸鍾兮多產時髦徐仙琳
宇兮構山之腰高人逸客兮於焉逍遙吟臺書院兮遺址昭昭
名儒碩士兮卜此來巢將相時生兮德比夔臯神仙輩出兮地
口北條白雲洞隱兮張果再燒崔武遇神兮嘉氣偏饒金母池
平兮不起波濤恒能延壽兮黃精之膏寶能卻老兮曼倩之桃
新翁採藥兮開風怒號殷彼毒蛇兮清我西郊清泉數本兮滌

余貪饕靈潭興雨兮時濟嘉苗、溫潤其口兮有玉之韞、棟梁其材兮維松之喬、畫者勞想兮匪易揮毫、游者忘歸兮俗冗可逃、我公來游兮陟彼山榮、道襟豁然兮志意飄飄、回頭俯口兮塵世煎熬、頓有所悟兮咄尔萍漂、羽衣相陪兮人訝三茅、題詩於石兮詞源滔滔、銀鉤露句兮有古風騷、山神發靈兮感公所褒、百里獲口兮疲癘濟消、年穀豐登兮風雨和調、功成名遂兮

聖世忻遭、神清骨秀兮名在仙曹、刻諸琬口兮姑志游遨、傳之於世兮永作仙謠、但紀其實兮非譽是要、常山貞石志

陰證畧例序

麻 革

人生天地間而陰陽命之氣其受病亦不外乎此醫家言視證察脉則必本諸陰與陽自軒岐以來諸書可考也至漢長沙張仲景著傷寒一書其言簡矣其法皆出伊尹湯液如易之於數春秋之於法蓋萬世不可易者其論氣脉形聲以測人之臟腑經絡之微亦不過曰如是為陽如是為陰如是為寒如是為熱如是為有餘如是為不足以法人之死生之變於朕兆之前使夫學者可以按而知之苟能詳辨而勿失則思過半矣然混茫乎疑似之中轉輾乎毫釐之間自非精思入神冥合造化則不能也是以古者之言醫也皆聰明有道之士如孫思邈陶隱居葛稚川之徒何如人也造夫叔世末流多出於麓工庸人間褻衣

我冠挾方寸囊自命以為醫不然試讀其書音讀且不知況能索理於精微之地哉如趙括之用兵徒能誦其父之書旋取覆敗之辱如又不能誦其書則其為敗宜何如哉夫陰陽之證也寒與溫之味從而用之亦二也其主治嗜好又有大不同者甚者各主一偏互相詆訾殊不知桂枝承氣之一倒置則斃之患立見異時承平貴人挾朔方鞍馬勁悍之氣加以膏粱肥膿之養故膠以剛劑往往而中或者遂扭於此以為人之為病皆黠陰候不論豈理也哉且四方風土既殊而人之稟受亦異而一律按之其可乎蓋亦求其至當而已矣嗚呼中古以降老耄而天關多豈真不幸與蓋醫者心術之偏其蔽必至於殺人儒者心術之偏其蔽必至於誤天下如宋之王安石是也偏

之為害之烈如此。夫竊嘗謂受天地中和之性，得聖人公恕之學，不以利欲一毫入於其心，而後可以為儒為醫矣。天地萬物一理也，聖人之道一中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況醫乎？海藏先生王君進之，家世趙人，早以通經舉進士，晚獨喜言醫，始從東垣李明之盡傳其所學，後乃精研極思，軒岐以來諸家書，馳騁上下數千載間，如指諸掌。予在大梁時，聞其名，諸公間籍甚，獨以未識為恨。今年秋來晉州，始得候先生於館舍，觀其氣和而凝，志一而定，有遁者也。與之游甚閒，暇日出，一編書授予，且謂予曰：「傷寒人之大疾也，甚候最急，而陰證毒為尤慘。陽則易辨而易治，陰則難辨而難治。若夫陽證熱深而厥，不為難辨；陰候寒盛而外熱反多，非若四逆脈沈細欲絕，易

辨也。至於脉鼓擊有力，加陽脉數倍，內伏太陰，發煩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喻也。予恐其誤，積思十餘年，蓋考岐自伯迨於潔、古老人，掇其精要，附以己說，釐為三十餘條，有證有藥，有論有辨，名之曰陰證畧例。將鉅以傳，以詔後學，且與天下衛生之君子共之。子盍為我題其端。予退而伏讀之，善之曰：異乎哉！未有是書也，其於救物利生之念深矣。至其論陽證見陰脉者死，謂有外陽內陰，若與陽藥猶可生，及陰陽易分寒熱，陰陽易隨仲景三經用藥，皆出古人言意之表。學者又不深思而熟味之，噫！世之著書立言者多矣，其甚高難行，泛言無實者，亦有之。然則是書之出，其知者必以為精思妙用，所傳證以古今不可誣也。其不知者，則茫然無考，詎以為悠悠謬甚高難行也。予以為

獲一賢者之知，不猶愈千百愚人之不知者，則是書可以傳信，行世無疑矣。故內翰王君從之嘗題曰：世所未聞，真知言哉。比先生過上黨，主吾故人文之療數陰疾，尤奇中，皆書中所可槩見者。文之始亦駭不敢用，及已試，歎曰：誤人多矣。昔太倉公厠上治驗，太史氏列之傳本，近代錢仲陽嘗所治病，閻孝忠記於論證後。今從先生得所書主治次第，謹編如左方，亦足以證愚者之不知者。文之姓宋氏，諱廷圭，長平人，世亦號善醫。云歲癸卯冬十一月，中辭日，王官麻革信之謹題。陰證畧例

好古此書自序題于辰歲為金哀宗天興元年，即蒙古太宗四年。此序題歲癸卯，則太宗乃馬真氏稱制之二年也。麻革文金文鼎本，題之故書，入元後文則元好問倒也。

陰證畧例序

王好古

聖賢所言陰證如岐伯阿衡仲景叔和故已備矣。活人許學士
韓祗和成無己又甚詳矣。後人尚有採擇未精。覽讀有闕。予所
以從而次第之。然今之病者。得之有內外之異。或不與經符合
之。有色脉之殊。或不與方契。形係相若。似是而非。衆所共疑。莫
之能辨。取其如此者。又從而比類之。非簾視璧聽。髣髴未真也。
陰陽寒熱。如辨黑白。使醫者不動聲氣。蠲去疾病。免橫夭以
無辜。皆康甯而得壽。予所願也。每慮淺識。或有所遺。敬俟來賢
幸為改正。壬辰歲夏四月初十日。臨藏老人古趙王好古序。

陰
證畧例

元氏縣令高公德政碑

泰和二年

呂鑑

古建侯伯後裂而為守令縣令之職一同之民命係焉亦可謂
重矣元氏真定之名邑也永安四年冬遼東高公□□是邑因
公仲倫聽政未幾改歲春乾公率口姓而語曰天之不雨我之
過耶舊政之遺孽耶可卜於天天不我應我□□也禱之以誠
二日而雨足公無是時愈勉於簿書之間因得前令和買民
物舊籍以歲計之已歷二霜曾無百姓□□之□□□□曰□
置守令所使宣德化而流恩澤也——朝廷方切切於富民
不忍摧其子而至於罷恥間有所取必益直而償之令物入
公家已次矣而民猶無所得彼雖必知為貪吏之所欺間有惠
而寡知者或怨焉是非——民之恩澤過而不流豈國非為

令者之罪。於是窮治其姦。簡聽而得其情。俾出其幾。厚立之資。
曰。償民物之直。仍以濟衆。屏之使不得復違。迹於公庭。既知民
之所苦。凡虎哉。思於為虐者。參回其翼。折其角。置之於阱。陷之
中。而後已。又有所謂豪強者。炎其勢。以逼於寒。素熾其黨。以燦
於微弱。公削勢破黨。俾無所措手足。罹殃於低簷者。扶持而振
起之。皆得自由。於優遊之地。公精於聽斷。其政如神。凡投牒於
庭下者。能照其肝膽。處之以公。受責者。不以為寃。得申其情者。
亦不為私。口故政平訟理。凜凜然有古君子之風。方其未下車
之時。人厭追胥。境多盜賊。則處也。不足於夜。自下車以來。盜賊
之他人。未識一兵犬。足不生釐矣。縣既無事。公曰。昔三代
之有司。治廬舍。委積。以待賓客者。備矣。今學士大夫居趨為官。

多其曳裾於公廨之外者日至予所以待之上酬酢於公庭亦未為便親以俸餘緡亭於城隅士之來者雖占一藝名一善例接之以禮而燕犒於其間縣民榮之曰孰謂章甫縫掖可使銅印墨綬折腰乎復遣子入學者多矣公留心學校有日於茲欲民之皆化故復及此公之用心其亦文翁之用心也神山梁國材久沐公之德以今期已至竭蹶東來口誦其灼灼可驚之迹祝余為記然梁國材非有口者以不能歷歷言之為恨余亦止以所傳施之□□授祇以橫目之謠謹採其所以歌者復為之贊贊曰

雨結而濡田不至穉澤過而流民不遺利虎翼其體時為余抗犬楚其尾夜無企驚興學風行鼓□□□□□□□□□□

搜古公及其代難愛之忘眾無所謝願壽而康

常山貢石志

開府儀同三司左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
大定十七年

王彥潛

王諱婁室字幹里行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鶩者居阿汪濟水之源為完顏部人祖洽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射雄鄉里故屬寔蕃乃擇廣土徙雅裡瀚水塔隣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屬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為七水部長時焉蘇謀寇亂者構為凶惡金紫公與同郡人阿憐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探甲蒙曹手之所及無不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美卓然有成入風為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白鬼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

日可以寄軍旅重任。前後阿拍留可滿余罕等拒繼逆命。王從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蒲海理。叛入于條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覲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鏖擊。蒙賞以甲冑具裝戰馬。麓出兵侵曷曷懶。進其九城。宗弟贈原王付寶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遇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從之。降其城五。徙魏王幹帶討訛。渾叛師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橹。流矢中手。毋乎柯政猶不已。士衆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父為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問召王與同部人銀朮可。問曰。遼人驕矜。且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求弗吾界。吾欲先剪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曰。遼人內外。

之余歲時

太祖攻取甯江州王登先以戰

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轄

銀朮可蒙

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一部長而塔

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峇柿逕進掩其不

備大攻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

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際室韋韓魯古略地咸州以其

敵重使會王合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

韓魯古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韓

魯古濟水翼王居左敗其所衝追殺略盡韓魯古軍引却退

城與所留諸謀克整陳而王返兵搗敵背大敗之咸州

既下因徇地黃龍府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

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並以三百匹命居

右翼明日兵交以衆寡不侔為敵所圍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畧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圍遼者拒守甚堅若不行願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本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辟府城東南抗敵軍出入其巡其村堡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遼壯衆覓倚梯望其樓櫓衆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堞趣士力戰至火然韞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輔及韓魯古阿思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太師耶律淳

戰于羨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人民于咸

州黃龍之地。于是太祖僉王為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統諸

軍以平中京。王為先鋒至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

偕完顏耶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篤

以騎二千，嚴遵主于駕夾濛，遼主遁去，追至白水弗及，獲其內

婦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皇弟闊母攻東面，掣攻

具以三木駢攬，據為洞垣，方長。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壑，又作

樓車，革之以革，施其上，出陴堞以闢敵。諸軍乘之而遂克

城，與闊母地。天德雲內東勝寧邊四川及其傍諸部悉降。

叛人阿克束于是始獲都統幹魯，以諸軍次白水。王營中夜有

光如炬，起矛。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

遼過雲內矣。幹魯以諸軍會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竟為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幹魯與諸帥議方畧。皆曰。彼眾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能遽集耶。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遂二將以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廼訶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既寡。馬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為所乘。則益難為功。宜必迎戰。付古廼拔佩刀勅然曰。諸帥皆不欲。尔敢誅眾耶。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為身計。蓋國家大事耳。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提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幹魯

以二將與王偕行。將至耶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韓魯曰：「今觀敵衆而無威，易與耳。」將挑戰，偽遁，以致之。請速以師追。王乃分所將為二旅，更出。

之退凡 過 水乃

再整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遂却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耶俞水，數千人敵赴間，結陳。俄水。

於河之東降四

部族，迭刺部既降，復叛，討平之。太祖平燕，皇子宗望由間道東下，至昌平，以取糧餉。太祖

魯暨皇子宗望引兵追襲，以王為先鋒，道出龍門，擒其都統耶太祖聞遼主越在陰山，命幹

律大石至白水又擒

仁又破西山巨盜趙公直出
師於朔漠之境生擒公直天會初遼主播越應朔間韓魯遼將
分兵三路追襲

追之疾馳六十里及之于風
山遼主以其騎陳而立王馳之其衆潰遼主以六十餘騎韓王
戒士卒曰無

馬
胄而

詔書所以招諭之意遼主

馬出其

遂獲以歸

使請降輒名

使馳奏王不能平

辨之執政

罹罪

狗國戮力於石馬遂獲遼君厥功茂焉自今或
罰餘釋勿諭藏之明府有如是

其將

王領先鋒軍取馬邑破敵于雁門圍代州克之執
嗣本追降忻州又降戎將耿守恩等太

而宋之援兵日集銀水可獨不能排宗翰遣王以軍與之
協力過宋將樊之衆十萬於城破之又敗

反轡奮擊大破之遂復九字董軍趣汾州掩平遙介休靈石
攻拔汾州招石州及諸縣邑降之宗翰以太軍

津復遣子活女與諸將繼之突葛速等破敵降臨河陽而宋人
既撤河橋活女于是自津溯流行三十里見河水

浮深涉淺而馳於中洲俄已登岸臨岸敵望之以為神不擊自
遁諸軍畢濟遂取洛京及鄭州合大軍圍汴與李堃

冒圍出戰王見其鋒銳不以逆擊使活汝率精兵橫截之敵眾
亂王乃督諸軍進戰手中流矢整鬬挺鎗馳擊自若敵大敗奔
城而城中

為

諸軍所覆既克宋帥府俾王統諸軍西趣陝津討河東未附郡
縣至澠池大破宋師范致虛勤王之師三十萬僵尸盈溝致虛
僅以數十騎遁去遂克陝府濟河又破敵二萬降解州攻河
中城堅拒守王使其弟倚梯間闢登陴俄援甲士三人上與敵
人格鬪諸軍繼進克之蒲人西走先出者焚橋而去餘溺于河
使並流拯之活其卒五百人於是置蒲解二守以降德麟德麟
進士攝諸縣長吏招撫散亡以活女領二猛安軍留鎮中京又

降絳慈隰石四州而還。元帥府將平陝西以王嘗請之。使詣闕
圖上方畧。還率諸路軍合萬人以行。出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
與范致虛軍十六萬遇于朝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重敵於
潼關。狗地京兆敗敵數萬于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制使得
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軍城下。破之。援兵十餘萬。攻拔
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三萬于近地。又破十五萬于
渭南。北趣廊延。狗下諸郡。招降折可求。收府豐三州及諸城
堡。克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畔復討平之。又破重敵
于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遇於武河。
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畔。往討之。既成。圖
使以薪芻絕池。築甬列衝柵。臨城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

敵泄池水必突地欲焚甬也嚴備之既而烟出於塹遂撤攻具而退須臾火發甬為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塹于是梯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王及援兵之將趙士伯戮之鄜延復叛于是王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為元帥將親平陝右使王先討定鄜延而宋將張浚率步騎十八萬辟富平睿宗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見敵遊兵千餘騎溝來覘乃率百餘騎邀擊而設伏於阨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返轡夾擊之斬馘畧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過於兩溝之間自日中戰至于昏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却王援之乃復振明日睿宗皇帝宴賚有功將士顧請王曰力疾鏖戰以徇國家遂破大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堅甲冑

副以馬鎧戰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卒於涇州回之西京_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喪焉計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衛馳驛護其喪歸葬於濟州之東南與吉里復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朮可述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終南之際親至奠哭久之所以贈賻者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革王正隆二年改封金源郡配曰溫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曰幹魯光祿大夫迭剌部節度使曰謀衍崇進留守東京曰什古廸金吾衛上將軍留守北京孫男仕者曰斛魯鎮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刺世襲謀克曰寧古特寔祗候曰撒葛祝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鶻

勇果毅濟以明畧始自伐遼迄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數千百
戰未嘗不捷獨追獲遼主至於取汴筆馬以涉大河威名震懾
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出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
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原廟明年大禋配享太宗廟庭謚曰壯
義又敕詞臣譔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
勦難定亂時為不二心之臣書勲史冊主以忠貞才武輔佐太
祖太宗征伐功無與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濟其美者歟銘曰
金興受命寔始翦遼武元載旆靖若戎旼王惟世臣煥煥忠蓋
視敵無前身先行陳武元致臣順天應人天討有罪生此虎臣
靡堅不摧靡強不踣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
以寡覆衆殄殲夏兵掩追亡遁屢執醜虜友讐風山卒獲遼主

迨及伐宋經營太原所存寇敵如雲之屯王鋒一臨如視之雪
膚功之奏奚啻三捷宋既畫疆乃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留行
宋阻洪河舟梁既撤靡杭一葦長驅而入先之鞏洛合圍汴梁
困獸搏鬪擊之而殲亦既克汴趣師關陝貔貅累糧金湯失險
富平之役王身厲疾威猶靡及以死勤事雖疾亦力
勁敵何有力戰乃克苑壘既清陝右遂平王誠有功
維昔先正

千載如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柳遼紀略

甫形以圖寫勲而

真定府定林禪院通法大師塔銘 貞元元年王 瑄

□□□□姓米氏本府獲鹿縣人世以務本為業生有異相分
善惡於襁褓間逮總角諸童稚戲於壠上見師至則息喧力作
□□□□特立之操見於幼年父母異之十五歲捨從釋子游
二十二歲受具禮天團昭禪師為師一日謂師曰汝相貌行藏
非常□□諸方叢席止灤棲蘆之誦不可不知也乃之汴見淨
因覺禪師法雲果道者丹霞淳禪師皆以法器許之後叅隨州
大洪恩禪師針芥相投得失俱亡了無餘事請充侍者凡五年
其立規定矩更數住持竟不能少易者師與有力焉大洪天下
名山也有二聖者化□給衆威靈可畏濟之則禍隨至山門欲
改塑其像衆猶豫不法師毅然曰成毀有數何懼之有尋擊碎

之衆議乃定後師有遍游意遂辭大法以偈送行而印可之意甚明師迤邐復還里開掛錫金牛時真禪師方主法席請作座元儀刑雲衆凡十餘年終始如一內外渠繩不約而行四方衆學咸聞道舉而訪之

見而奇其人奏

賜號曰究理至七年定林虛席諸禪列

薦於府堅請乃從而果承嗣大法焉定林舊無儲積魚鼈寂然堂舍頽弊師住不數年齋糧盈屋方丈廊廡煥然一新雲水之士繼踵而來清規大振如負薪汲水皆身先之真禪師僧祿錄秩滿當選代者府僚暨諸僧尼皆曰非師不可衆集舉請累日勉從奏

賜紫衣易師號曰通法七年之間無纖芥煩擾衆畏公清不敢犯毫髮護持教門一路賴之師範行峻器宇寬

宏心剛志堅性直明敏自為僧至出世未嘗妄許可人丈室中
惟以紙帳蔽風帝衾禦寒三事之外布衣而忘陞堂入室每舉
古人公案勘問學徒其嚴四達琅琅如也天審三年四月二十
日示疾居士秘考廉者執侍師疾夙夜不怠因發問曰四大本
空五蘊非有病從何來師曰你病我不病秘亦領悟二十四日
師令設無礙大齋院門簿書事無巨細悉決之嘗置雜役四人
始許之曰我若不住汝等從良是日果釋之自晚沐浴更衣端
坐天明索杖拂而化二十八日茶毗士庶送者萬計靈骨五色
舍利得於焚所素無信心者悉歸嚮焉建塔於城西昭禪師塔
之側俗壽五十九僧臘三十七度弟子二人曰悟徹悟超嗚呼
雙林坐化復履言歸從來諸聖報緣回盡示生滅法大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雖千佛出興于世，而結者有分。此又非語默
所可及者。師圓寂之後，十有餘年。碑曰：未立悟趣，欲廣師之德，
以垂□朽。持僧正觀所作行狀，覓索紀述，義不獲辭，而索之以
銘曰：

梵相堂堂，晴峰儼碧。梵音琅琅，秋濤觸石。一葦渡江，徧遊叢席。
三篋束腰，志軀探賾。悟旨洪山，神珠烜赫。既露囊錫，獅子返擲。
騰聲江左，關道鎮陽。蘊奧莫測，得喪俱亡。橫身為衆，換骨剗腸。
性天烏兔，法宅棟梁。無何太厄，奄尔舟藏。落蘭花飛，薤藁枝折。
緇侶吞聲，波旬起悅。妄情執著，徒自分別。不生不死，無古無今。
清風拂塔，朗月穿林。巍我常山，瀾漫游水。刻文斯碑，億劫同此。

開化寺僧文海舍利塔銘貞元元年

李失名

師俗姓何氏法諱文海實真定府之元氏董安保人師生知仁讓幼脫塵勞宋政和三年春□□得度禮本寺上生院懷慶為師戒律甚嚴師以猷慙為心勤捨是行不談人之是非待貴賤□□熏修之餘寂無他慮真物外人也天會八年冬一日作大齋會謂諸徒曰本寺九間殿幾千百□昨經兵火焚毀殆盡惟存基址今日□僧特發重願勸建此殿奉報

國恩啓諸大衆以謂如何在會各各避席合掌加首言曰善哉翌日跣足禮化於□心時當凝□風霜遍體晨夕不怠人皆驚異師曰佛以財法二施化諸衆生所施無盡所報亦無盡諸字□能作是念福利無邊邑人以是知師行業樂施者繼踵不絕

未久刻楠已施巧製丹楹載煥榮□。佛像粧嚴百色具備壯麗
當時斯吾師之功也。於天德四年正月十九日曛暮無病示終
于本院文室。春秋六十有五。僧臘四十度弟子四人。自證自成
自悟自修。是時弟子號慟居士涕零號散香華各申供養。經五
日神色不變容光轉怡。邑人詣禮者雲集何啻千萬羅列威儀
焚師于郊外盡獲舍利而歸。衆議欲以浮圖法塔葬師於大殿
之西南隅。越明年秋有弟子自悟者夙承口訓德業清真率諸
善士共建茲塔。追報法恩。丐予作銘。以旌厥德。銘曰

倬哉釋子。幼悟真空。落髮披緇。戒律精通。有太智慧。寶構興崇。
粧嚴畢備。實師之功。六旬有五。無疾而終。海日未出。山月何曛。
塔葬斯地。舍利其中。刻之銘之。昭示無窮。

珪公居士塔銘 大定十年

釋智深

獲鹿縣□□□□_下

居士姓□氏□□□□家臣田業夙無所怙事母服□稟
性仁□識志皆重與里中張□□□□□□□□一日謂居
士曰吾昨遇中山安老大師具□法□□□□我已敬受其
法請子同嘗其味居士曰感君之德可□□□□□□□□
□□□見吳之居士曰□求□佛即如何□□師曰□□□
□□□人之哉居士愷然驚悟心如剔出亟尔辭家竟脫然
而去之北師曰□被食□□□□□岩前之果春熟器皿之
物恒溢嘗異訪道中餒欲飯當路□食盈□□□□□□
□□乎知具眼志而必造門後聞盧洪圖和尚□□□□□□

挈徒衆去倒馬洪預作圍民之止居士從之圓公一見舉止踰
倫駭然謂曰汝當作衆之所歸導之師也後——聖朝撫定
隨師還院披剃訓到法名淨珪每受檀牋凜然念曰昔佛求道
着鹿皮麻麥活命矧我凡夫觸向皆迷日以珍味甘資口腹寧
為道也我願復為山谷道□衣紙袍布巾食橡□草菜可為樂
乎以□告師□許之曰汝可道也

鎮陽鹿泉西有連珠洞汝當往矣既蒙師命振錫而至忻忻樂
之曰方是道人之家也□□□□□□之□□門不出精習定
志因世暴惡□杖南遊至蘇家庄彼之□□□□□□□□
□□村下凡有所爭及官差首目者俱不訟官自謁於居□□
□□□□□□□□□□忿雍容而歸自爾方塢無惡象家

紅裳焯約□□□□□□前導同自□見旣而□居士還
洞□□□□□□千林倍勝□蘭常是誨人□□不數遠近來
□不問冬夏□□造□□□□□為入自是不明自功不
伐自德不矜□槩不□□時不食□徒如寡□□若客四衆仰
之遐邇信服縑素結轍千里之外其處□□輻輳□□□
擁□□若洪音奉扣韻出重霄桂月當示六合普鑒居士一日
周視碧林森蔚渌水盈池適然嘆曰真道場也堪與後人久遠
作大依止乎泊南□□□□□□然無所置吾□之□何也令承

儀僧尼咸助哭嘯震地泣雨瀟塵送葬者千衆持服者百餘人
 聞維之處金光朗烈有異僧見足有青蓮分然出火薪燭未絕
 身骨未燼人皆爭取或藏懷袖或口囊索如懷龍麝異香隨人
 既乃附素輿而歸尚分口默次至本縣諸村邑衆及縣民吏豪
 冢各持香火陳列迎之乃葬院西北山之麓擇諸翠園彰其遺

範為四方軌具其行狀於史求銘無媿寡聞謹以繼之言不盡
陳復以銘曰

栖遯山谷道化□□神色□異縹緲非常類衡陽跡儔毗耶蹤
不言而化非令而從水歸□海星拱北辰碧天孤月青□□雲
達一源妙知萬法根法法咸真事事皆密即□□□即邊即中
毛含斗海芥納萬峯公法神用□□□□所作已辨大緣周畢
□□鄉路踏平穩地□□□□往而不迴人懷愴戀數所失歸
建蕪偷婆□□□儀擾壞愚徒長夜所依

常山貞石志

獲鹿縣靈巖院琛公長老塔銘
大定十四年馬關名

夫岸實不移因舟行而似動鏡實能照本垢盡而自明蓋萬

□□一心□□□□□□□□□□序圖覺了義經云鳴呼

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沉幽□□□戰□□□

□□羅□□□□□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者惟人為能耳且

人之心皆^是佛心如其□□□進□□□智□□□塵清

淨六塵清淨故而四大亦復如是其證菩提也明矣惟我琛公

長老頓覺而□□竟乏□□□師俗姓王氏定州招賢坊人也

幼而失怙然稟性純雅不好嬉戲加之母教素□鄉□尤為過

人長習班輪運斤之業事母孝聞於州閭一日□□□□□

□□□□長老□演法門發明□果智□□甘心不可遠求也

乃頓悟曰洗盡無始以來煩惱業障撥開今日已後智慧了心
遂頓悟曰俗緣禮□□□□□□□□為師落髮授戒訓法諱曰
淨琛自是而後誦經持戒如素習焉惡衣服而卒歲以其口口
織之勞捨鞍輿而徒行以其思鞭驅之苦用於己也儉給於人
也足私不積財公能立事言無妄行無偽戒珠圓而瑩徹惠炬
明而輝耀超凡超聖前後入空門者罕能及之師見彼院緇徒
□□□□□□□□□□□□毅然行化於是梵音一唱四
衆應之如響蓋以善信厭服於人捨要□□□□□□□□
□□□□□□□□□□□□□□□□□□□□□□□□
大定龍飛思福田之滋廣勅天下禪庵道院特許給
名□□□□聞之以爲太平勝事千載一遇不亦難哉□□□□□□

□□居之地海螺山連珠洞及□□□□□乃吾□□□辯
之所也然名號未正幸遇鴻恩唯吾友琛公道業素著喜
欲特□□□若可徒眾不□□谷悉然其識珪公□□□□
□□□而後元於大定二年八月廿日公全村眾香花幡飯迎
師至院□□翌日聞官請二院名額不日獲勅牒特賜
連珠洞為靈曦院□□□□□□□各勒石以示永久而不
朽焉師既住持崑洞光榮精藍秀潔使法輪常轉宗範顯揚勸
化□緣妙應無方來叅者以□□額□□圍繞皆大歡喜師無
繫無著如孤雲之來往靜而依山動而濟物或伸或屈一無滯
累而自在圓通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非自佛之事建立道場
者三雲臻海會殊布珍席見者信施聞者傳達以其□園園頓

之教遍滿諸□而□方□請逵曲至於槐陽師遙欲返故山
衆稽首勉留旦夕請益□得暫暇時大定十三年歲次癸巳十
一月十二日辛丑在括壁村普淨院示疾至夕白衆曰吾將逝
矣然來則本來有去則本來無離諸名相蹈真涅槃這一段難
劇又做到頭也大衆伏惟珍重了無作難之色奄然坐炕諸方
聞之無不嗟異茶毗之日天色晴朗風條不鳴祖送者千有餘
人環遶而作法事閣維之處靈骨鮮靜光華奪目師享俗壽七
十僧夏三十三法嗣一十人孫一十人本院徒衆繒□四轍迂
靈還院時諸方信士競設香花或迎或送哀號□□道路之人
亦為色慘以是月廿四日置靈於講堂奠饗無輟自師住持十
餘年興廢補辦□□□□□□五一事也曾不自矜薄一法也未

嘗少懈博施濟衆而有廣大慈悲之心破邪摧魔而有沉量威
神之力教之普照也猶惠目而破諸暗仁而不外也同法雨而
潤群生湛其心兮若柳絮而□□□□□□□□蓮花而不著
□□□□□□□□无□□□□□□□□而不可思依□兩院大衆同
議葬事□□□□□□□□□□□□曰願分靈燼各院葬之永為供祀
之所依衆議許之即建二塔本院葬院西北山之麓與珪公塔
相比□甲午乙卯□□□□□□□□□□師宗因持師行狀囑
僕為銘僕辭以不能愈辭而愈□僕以先父□□皇統年間來
宰是邑與珪公居士有連社之舊義不得固辭姑應來命誌其
實而序之乃□之銘□

與物破惑乃佛之德摧魔定勝乃佛之力教自西來流傳此國

予有餘年□□□□惟公之生惠性圓明一悟真理頓弃俗情
爰自落髮誦持無間前後學□□得□□經明行修星霜幾周
緣化於外瓶錫而遊孰與交契珪公居士備□□□□□至□
請平院名名定功成無繫無碍自在而行道場雲會忽壓塵世
慷慨辭世奄然而逝分葬何之□□□□□□□□□□以永歸依
烏飛兔走天長地久丹青可□□□不可朽

常山貞石志

居士張公塔銘 大定十七年

韓伯達

張公居士者諱淨宇深州安平縣博陵鄉郝村人也公自束髮以來修身潔行介然不群其左右民居見而異之曰斯人乃非常輩耶甫及壯歲僻樂空門一日因□□□□□□□毗盧院遇安公上人式語相契遂棄家事安公修習正法演說苦空畫則誦經行道夜則冥坐澄心靈塞四流恢宏六度常來不退之輪庶造真如之理乾乾惕厲惟恐□及經云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今於居士見之矣至宣和中安公歸寂後因隱於林泉間居王子寺薛懷子或遊王母山水谷常等處以苦行自修雖糲食充腹□□□□□□未嘗歟於心日復戎日但以息慮忘機披願聖典是為常式自——聖朝撫定之後再詣毗盧道

場復禮圖公長老為師請益不輟於弟式義□有所了悟至天
會乙卯仲冬二十有六日圖公滅度公葬之以禮三年服畢公
為之著頌慨然嘆曰□夫有漏之身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矣斯語信然遂拂袖弃塵冗訪道求真栖心達本但以在在處
處演百法之要設三世之緣開導愚迷破除執着援苦海之沉
溺救火宅之焚燒故開公之化者就善而去惡仰公之教者背
偽而歸□□□□村落之輩往往斷除嗜欲斷絕葷酒而來
受淨戒者非可一二數也故曰□□□□□人此之謂也
彼夫讀聖經而為庸行執邪見而入外道者較公之用意□□
□□□□公之賦性閑敏凡出言辭即成頌詠與夫佛教皆
相符耳有大比丘宗圖者□□□□□議曰貨惡其弃於地不

必藏諸己，輒珍於匱，未若與衆共。遂出公之平昔所著詩頌，次
為式集，題曰繼善傳之四方。遺於有識者，古傳美之曰：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皆謂之不朽。觀公所著，僅可預立言
之士乎？天眷己未，有鄉老數人於郝村公之故居基上，構其草
庵，請公居之。自此諸方慕善之流接踵而來聽教者，豈勝計哉。
至天德四年，公盡出所有衣鉢以施諸方，其所止庵室院地遂
施毗盧善公長老。善公後遣門弟淨顯淨昇居焉。居士遂詣鹿
泉連珠洞訪舊友珪公道人，既到不數日間，有真定進士張武
卿來相訪。此公與居士然非素識，一見道眼相照，歡然如故友。
俗諺曰：士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者，斷不虛矣。居士因作頌以
奉公。張其頌云：可怜崑竹感伶官，最恨相逢太促然。晚會豈知

何會再他時莫忘此時緣又云七十三形容盡不堪一朝拂袖
真歸去四海五湖誰得參張□□□此頌涕下歎息謂諸人曰
此頌頗有辭世之意於六月間張公既相別去於□月十有七
日夜偶示疾遽然索水沐浴更衣索筆題書頌曰七十三年事
息四海五湖飲醕大千擲在他方露出青天白日真興頭黦黦
雲興頂門上雷聲霹靂十方普濟霧霧誰是需衣戴濕書畢乃
跏趺而坐終經三日其顏彩凜然如生凡來觀者披□其頌各
相顧曰向非啓覺路之緘滕發空門之扁鑰深明性相默悟園
機者烏能道此乎公之外方門人□□之際遂與公之親屬徑
詣鹿泉茶毗訖乃收靈骨一則歸於故里其道路間迎靈者莫
知其數遂建塔於故庵殊勝院之西北如法葬之一則比王宗

因追念公之教道遂捨己資亦建塔於鹿泉海螺山連珠洞靈
嵩院其宗因竊想公之厚德恐歲久而淪沒弗口顯揚於後特
欲刻石傳之不朽因祝余為文義不獲已乃紀其行事姑以塞
命為之銘曰

於美宇公命世之賢妙年聰悟塵累非牽禪開寂宗獨叩其園
踵七祖業拍維摩肩離於二相不著二邊敷闡正法濟度有緣
導迷垂教援筆成篇所在感化惟善思遷式旦云亡聞者涕洟
伊何歸矣歸嚮率天蒸蒸孝弟意在光先憲此異行久為棄捐
命刻貞石庶傳歷年師德並顯元吉其旋假使尚余當執鞭
伏聞遺跡敬瞻拳拳

常山貞石志

鎮陽龍興寺廣惠大師經幢銘 大定二十年 釋法通

原夫如如無生、與滅智智有慈、有悲成事、智見三類化身、定果色酬、四弘誓願、利物緣周、皈真而已、厥後五師傳教、十科捨僧、師名義虎、亞譯經焉、師諱智和、本貫祁州角頭村、彭城劉君季子也、家世奉佛、精嚴歸戒、其母崔氏、目感袿夢、遂誕異靈、師年方推果、未逾辯李、戲沙為塔、旋遠瞻禮、時有異僧、謂劉君曰、此子當為吾門之偉器也、後廼屢齋出家、父母愛念、未允、次歿、師與姊擗踊泣血、哀而送之、居喪致毀、事亡若存、乃至寢苦枕塊、俯制三季、啓于姊曰、雖侔曾子、未偕目連、願送出家、薦親紹佛、物願幸矣、其姊不克奪其志、遂送真定府龍興寺、傳教院、禮感公為師、訓師名已付、所試經、朝讀暮誦、即年就試、經優拔萃、友

甲而皈其師嘆曰青過於藍信有之矣受具之後擔簦汴洛負笈德泰肄明門論莫不目覽耳聆心傳口誦乃至五位百法之義得魚忘筌八識三變之文因指觀月允出式言冥符四印演贖鈎深時無敵者師既學位名飛八表博州書申三請充宅干部傳燈十載學人輻湊皆虛來實往時諸方名匠靡弗出師席下契有趙隍城欽師德學進納紫衣師號特以奉施師辭不獲已撫而受之臻天會間有真定府耆宿衆德持書具儀請師皈里師不慢鄉閭遂還本府于奉恩精舍泊龍興本藍幾十年間大播宗風時無階者屆皇統二祀大衆叶心保充副錄其年仲夏旦日授河北西路都僧錄判官賜紫圓明太德至貞元二載復遷都僧錄改授廣惠大師余嘗有詩云圓明德號光前後廣

惠師名鎮古今師清畏四知政發三嘆寶佛宇之棟梁法門之
鈐鍵時友志陳太中贊曰選官選佛臨歧異為人為法到頭同
師罷職後修六師殿刊百法板不日而成供佛飯僧莫知其數
于大定三年歲次癸未月建乙丑丙寅朔戊子時化緣將畢湏
盤時至謂門人慈和大德曰夜夢庭樹變白甍吾入滅之兆也
俟吾入滅後火焚殘軀葬不毛之地言訖諱衆云云天門開口稱
弥勒跏趺而逝縑素號咷如喪考妣茶毗之日有異數人不期
而會或隱或顯方表吾師非凡生也火滅之後復舍利莫限其
數門人拈靈骨附古塋葬之師享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度門
人順淨等一十三人嗣法傳戒者莫克記之其後門人順道恐
湮師跡特建經幢執師行狀揮涕斷文奈性不匿賢況乎知己

但嗟墜露詎以添流勉叙實錄以為銘曰

廣惠大師衆所知識具體隣智允聖巨測神情高爽人質殊特
性潔澄潭心明浴日學鎮神州道嚴佛國三錫紫袍兩遷僧職
如冰之清如弦之直止諍權衡決疑繩墨式路政風諸方取則
宗說知通戒乘俱懺夜修止觀晝避聲色六師嚴修百法板刻
月盈漸虧日中遽仄根背緣非師歸寂默矚天門開口稱彌勒
結跏趺坐氣絕神息天樂霄迎悲聲動域荼毗有終舍利無極
地久天長師名翼翼常山貞石志

蘇貞可

夫昭機之士是其有也冥機之士是其無也有相動用之為俗
冥契無為之為真俗也者假有□依言論之□歷修證之門真
也者性空也超言論之相離作為之境也說□者□侈□述□
□□□□□□□□真□□□真非俗而莫顯故以真俗兩門
為道之樞總吹萬有於一指靜群動於無朕□□真□□不
二□□之□□也夫能以一心三觀而成乎三德心融事會而
不失其中者□□□□□□□□□□□□□□□□□□
因公長老其人也師俗姓郝氏深州安平縣博陵鄉郝村人也
家□□□□□□□□□□□□□□□□□□□□□□□□□□

之年九群兒嬉戲之事、戈無所願、但積沙聚土、為佛塔□□□
□□□□□□□□□□□□□□□□童幼英烈、不甘處俗、稽首父母、
求入空門、父母知其□不可□□□□□□□□□□□□□□□□
□□□□□□□□於師、為從祖父、引而之道、呂啓初地、未幾而字
公□□□□□□□□□□□□□□□□□□□□□□□□□□□□□□
也、其於深禪妙句、百千法門、無不洞達、然於人少許可、□□□□
□□□□□□□□□□□□□□□□□□□□□□□□□□□□□□□□
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來之珠、難晦□□□□□□□□□□□□
□□□□□□□□□□□□□□□□□□□□□□□□□□□□□□□□
□□□□□□□□□□□□□□□□□□□□□□□□□□□□□□□□
中之龍象耳、後遇——恩廸、遵壞削之儀、度為沙門、禮獲鹿縣
靈岩院住持琛公為師、□□□□□□□□□□□□□□□□□□□□□□

□□□廣衆之中號為翹楚一旦琛公歸寂僧俗請師繼坐道
場□□□□□□□□□□□□□□□□□□□□□□□□_{般叩}
之斯應陽燄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
□□□□□□□□□□□□□□□□□□□□□□□□□□□□_{說三乘者如來開方}
使之門名_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_{心經行不倦應念召起隨方而立}□居涉旬善根者知歸逮周
圓月而帶縛者漸悟□日□□□□□□□□□□□□□□□□□□□□□□□□_{洞開覓}□□侮
革□□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至於屠者投刃而戒殺
漁者□竿而罷釣□□□□□□□□□□□□□□□□□□□□□□□□□□□□_{之場皆成}
壽域兇險之地盡作福田自斗之南暨淮之北□□□□□□□□□□□□□□□□_{名藍}
勝剎聞其風聲不遠千里如水之□海幅之輳輳自盈其門求

所以折衷者不可勝計師略無僇態皆斟酌飽滿隨量以皆足
居室方丈名聞□□有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落
垣法堂僧舍房廊廚庫之類皆一新興創使方來之□□□□
□□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願其福廣博因有如此者番居與
衆勞侶其式手作不數年佳菓美水弥□□□連崗帶坡自
古不毛之地皆闢為良田至大定二十三年七月中式夕諸方
道契同夢梁摧塔崩□緣盡數□返真有日矣於七月一日示
疾至十二日湯沐更衣與衆告別有居士宗本問云如何是和
尚去施師云依□青天明月言訖趺坐而逝遺命勿塔勿銘神
歸佛境非結人心問年六十六問夏二十二時庚暑尚□尸三
□無有壞相視之如生門人曰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

體魄化為舍利則四方之故事傳焉不□□也□從茶毗法真
子號呼薪火圍繞烟燭之際示現金色得珠圓玉瑩燭耀盈昇
嗚呼肖圓方之形故□滅以示□入菩提之位殊相自現虛奇
乎偉哉門人牧靈骨奠于院之西南螺髻山下塔而事之師之
門人非一唯道□道勝試經高第也叅禪學道深入因公之室
皆足為人天之師二子與其服勤問法上首□□□為習□文
□呂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白月中黑東川無
還揚于金石傳信百劫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_之予敬酬斯
言廼施銘曰

如來之教一味醇醲大雄示滅園生異同各見其見派為六宗
爰自達磨心法廼崇南頓北漸率歸天中印印相授逮及因公

河嶽精降乾坤秀鍾學瞻而博行口而充慈仁汎愛寬裕有容
外整而秀內圓且耽趣高識遠心慧性通百千法門妙無不通
由俗入真假有明空道林香象覺海老龍振耀家法闡揚祖風
問之善答如□□鐘群目刺見佛日瞳瞳萬有濛濛法雨濛濛
千庵萬洞赴教忽忽名藍勝刹□□□圃對證用藥愈其瘡孽
功成不居緣盡數終神歸佛境迹留仁宮戒香不絕正道□□
高風萬古與山比崇

常山貞石志

獲鹿縣土門靈岳院理公和尚塔銘

大安三年

無名氏

夫法身湛寂故絕視聽无去无來大覺金軀運慈悲故來示跡
更乃隨機設教拯接三根上根者一聞千悟善行精勤中下者
博習鮮解多生退怠公乃類上根者矣師法諱宗理俗姓杜氏
真定府獲鹿縣岳村人也祖先相承呂農為業父母俱奉佛門
童胤之年侍母終身公曰天會五年間年當十七心樂空門啓
詐於父欲祈出家父即忻然便許遂乃西行至鹿泉西口有古
洞一所號曰連珠无口口人唯乃子身歎曰真可道人棲口養
性欲於此洞意不可易遂即疊石為垣居庵止洞苦行精嚴惟
服純素後叅珪公居士者高士之流法門中之龍象也一語相

契公如熱過其清涼如渴乃服瓊漿居士授以淨戒約束塵緣
於是堅其淨戒如護鵝卵取明珠无破无犯侶輩繫稟持不捨
於後頗有道伴數人傾心竭力苦行無勞未嘗有懈至大定二
年間請到琛公和尚住持乃師禮琛公法名宗理遵於祝髮之
儀度入沙門之衆師率其衆曰今擇洞左可建精藍西北阜高
土覆山石東南隰下或溝乃澗公之運力那分晝夜宣禪炎寒
死人可等大施力口不數年間於高推負過下填平興蓋殿宇
堂厨得所數度管勾院事行業殆衆紀綱凡事已來私無毫髮
公有難量无不欽崇忽於泰和五年歲次乙丑仲春二十九日
沐浴更衣別衆奄然坐逝壽年八十六歲僧夏四十四年門人
道應等依式焚葬是日僧尼同整威儀四衆共助哀聲送葬持

服者甚多，闕維已畢，收師靈骨，亦建塔於院之西南門。資有二道，臻買度具，戒道應依理附藉，俗衆門人亦有其多，不能具載。思師厚德，敬造浮圖，囑予不肖，聊伸拙句，復為銘曰：

海螺峯下，

靈崑

英哲茲蕩，理公平生行口。

幼并棄俗

投歸親切，

尋師訪匠，

參求無歇

齋律精嚴，如霜冰雪。戒香恒薰，行願无缺。

性直淳朴，凡事有決。功成不住，緣盡坐滅。神會天宮，遊行佛闕。

遺留踪跡，

窳堵

誠說預聖，超凡不達。豈越助贊，无窮播揚。難徹

常山貞石志

祭神應王文

王好古

竊以濟世須鑒去疾先藥論江方海眩目駭心人皆於此泥小
枝作當途視大經為何物及其臨軫莫知所措况夫病者虛實
互見寒熱交分氣運加臨脉候不應苟或圭黍之差已有雲淵
之失故有者甚而無者生輕者危而重者斃天橫盈郊冤枉舉
世每憐孑孑之幽魂誰聽嗷嗷之夜泣痛矣如斯心乎不已耽
嗜數年琅成此集總前聖之嘉言為後學之法則雖治傷寒獨
專陰例列古于前評今于后區別餘三十條收拾過二萬字不
必泛天風徹海波盡在乎耳目矣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嚴而餒
之使自趨之深有望於好生之君子於戲欲廣當世敬以先神
伏冀鑒庶幾綿歷王好古惶恐頓首謹言陰證畧例

李伯淵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
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壬辰變後之
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惠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
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暮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
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
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
公何以嗜酒如是生為男子與其徒沉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
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于中者見於色黎明乃召同
志黃摑元帥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
立狂監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輒敢叛亂乃爾我欲誅之久矣

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速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恩察其誠也。乃握手歎曰。我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閒人。自相州遭遇_{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我教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為者。但悲力微。援寡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卺加額曰。唯以必中為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給曰。丞相避擾不出。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輒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強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呵不止。直詣立。

馬首挽其鞍時伯淵駢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貫至自中其左
掌與之俱墮馬崔尚能語曰反為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擗
等五人寔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
稍鼠竄蜂虻帖如也遂磔裂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
天地翌日奔宋恩公在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
以忠義聞者不為不多至于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
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陳其罵敵不屈如顏
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事烏古孫孛吉死宗廟
其守節自盡如北地王誅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
社稷從沒者幾千人彼敬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
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為難蓋責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

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梁淵不幸
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於素宦世祿雖在軍伍中
未嘗為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際雖有育之勇安所施而
一旦蔑視縻軀誅叛逆號祭亡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仇
孤軍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與李姓伯淵名也或
云燕郡寶坻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

元文類

廷琯接解于樞因學齋雜錄南湖散人曹居一字通甫又號
聽翁太原人金末登進士第仕國朝為行臺員外郎若依金
文最例此文不應收補然居一能傳伯淵恩公奇節猶為心
不忘金視遺山雖不仕元而多撰元初滅金功臣碑版似轉
勝之遺山

碑版

文可收則此文為伯淵恩公收之亦無媿矣

金文